

文化旅游谱系追溯

李竞爽

摘要:文化旅游已成为旅游学科的一个分支。但究竟如何定义“文化旅游”,如何认识其内涵与外延,仍需要进行规范化的知识谱系完形。文化旅游概念萌芽于20世纪70~80年代甚至更早的大众旅游时期。之后,文化旅游的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化和拓展。目前,我国对文化旅游的主流看法认为,在文化旅游中,文化是旅游之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旅游的发展主要依靠对文化资源的挖掘。

关键词:旅游;文化旅游;谱系;概念;定义

作者简介:李竞爽,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旅游学理论及学科建构回溯

旅游行为自古便有。西方的旅游现象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的旅游行为主要是为了经商和战争,只有少量是真正的旅行。旅游在古代西方是特权阶级和贵族才能进行的活动,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金钱与时间去进行这种炫耀性消费。19世纪,英国商人托马斯·库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旅行社,使旅游活动更加便捷。这时的旅游主要是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游戏。真正的大众旅游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水平的提高,大众闲暇时间的增多,科学技术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为大众旅游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随着旅游逐渐成为家庭和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旅游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对旅游展开研究,旅游学作为知识逐渐纳入人类知识谱系。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旅游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急于恢复受到创伤的经济。北美游客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凸显了旅游的经济功能,旅游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学界的聚焦。当时,意大利、德国、英国的学者一般采用数学统计方法对旅游的发生、基础、性质以及旅游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学者尼切福罗、马里奥蒂以及德国学者铂尔曼、格吕思曼等。这些学者对旅游是一种经济现象的认定,限制了旅游研究的层次与方向。尽管如此,旅游造成的影响还是引起了其他领域学者的注意。20世纪30年代麦克默里发表的《游憩活动与土地利用关系》,被公认为现代旅游地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49年第一篇旅游地理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在美国发表。20世纪60~70年代,各国的旅游地理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在这一时期,是否将心理学引入旅游研究是学者的争论焦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的旅游研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包含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学问。该时期的旅游研究为之后的旅游研究奠定了基础框架。这一时期,欧洲和美国大规模开展旅游教育,教育内容也从最初的简单技能培训发展为包含管理、服务、接待的综合性理论课程。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旅游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旅游目的地生态保护、旅游活动中的心理现象、旅游业发展引起的社会安全问题、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等问题,经济学、数学、地理学角度的旅游研究已不能够解决,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和生态学等

各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们开始介入旅游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英国萨瑞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知名院校设立了旅游管理、旅游综合性研究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到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从职业学校到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多层次结构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另一方面,科技迅猛发展、信息传输更加便捷、异地距离缩短、闲暇时间增加,旅游目的地承受力超载、商业化开发过度。因此,生态保护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首次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作为“绿色运动”的一部分,生态旅游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全球的巨大反响。各国政府和旅游经营者也将“保护性旅游”和“可持续性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时期,西方学界更多地将精力投入旅游对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影响的研究。受生态旅游研究的影响,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和规划者必须考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得益于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旅游业开始崛起,世界旅游业空前繁荣,跨国旅游活动不断增长。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国际旅游收入在世界出口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8%以上,超过石油、汽车、机电等出口收入,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与此同时,旅游者地位在旅游中也发生了变化,从商品的被动选择方转变为支配者。被动选择是指大众时期的旅游产品通常是团体化、单一化、模式化的,消费者只能选择市场提供的产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者的消费经验日益丰富,打包供给式的旅游产品不能满足见多识广的旅游者,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旅游者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个性化形态,旅游者开始按自己需求定制专属旅游产品。研究者和旅游商品提供者都注意到了这个转变。研究者逐渐将研究重点从旅游供给转向旅游需求,旅游商品提供者越来越注重为旅游者提供个性体验产品。这一时期,旅游活动按资源类型被细分,如自然风光旅游、医疗旅游、生态旅游、人造设施旅游(如各类主题公园旅游)、美食旅游、历史人文旅游等;同时,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不再是单一的吸引力因素,交通、饮食、住宿、人文环境、社会安全程度也是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因素。与此相应,旅游研究的分支也越来越细,研究方法趋于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互助。

20世纪以来,旅游学经历了从经济学、地理学角度到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旅游学科的大致框架已经形成,但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处于争议状态。其一,旅游的定义仍有争议。由于旅游学的多学科性质,每个学科的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学科知识对旅游概念进行阐释,旅游概念始终未能在研究者和实践人员之间达成一致,这使得旅游学科的逻辑起点显得脆弱。我国学者曹诗图等认为:“一个基本概念不清的学科是很难健康发展的,为促进旅游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必要从旅游哲学的角度对旅游的概念进行科学辨析和准确定义。”^[2]面对这一难题,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究。有些研究者通过探究理论基础(基于知识论),有些借助科学哲学家——如托马斯·库恩、卡尔·波普尔、埃德蒙德·胡塞尔、马里奥·本格和伊姆雷·拉卡托斯的思想——来定义旅游。^{[3]45}其二,知识工具匹配度较差。有效的知识行动必须得益于相匹配的知识工具,若没有知识工具或知识工具不匹配,最大的可能便是知识行动难以维系甚至失败。旅游学尚未产生通用的研究范式。亚历山大·帕诺索·内托就旅游研究方法的历程进行了以库恩范式为基础的总结:前范式阶段,以福斯特(反对用片面的方法研究旅游,倡议采用整体分析方法)、贾法尔·贾法里(建议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路径)为代表;旅游系统论阶段,以雷蒙多·开尔弗和萨拉赫·埃尔丹·阿卜杜勒·沃布为代表;新路径阶段,以马塞利诺·卡斯蒂略·内卡尔(提出“批判性认识论”)和路易斯·贡扎加·哥多伊·特里戈(采用哲学式的研究方法,注重批判与反思性研究)为代表。^{[3]45-55}

二、“文化旅游”概念的起源

在我国,旅游普及和相关学术研究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旅游研究接纳了来自上述各种

学科背景研究者的探索,尽管起步较晚但追赶迅速,基本上完成了学科构建。戴斌等学者指出:在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专业智库的共同努力下,旅游学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得以初步确立,并形成了若干理论研究和专业教学的核心机构、代表人物以及包括权威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机构在内的公认学术平台。可以认为,无论以库恩(Kuhn)意义上的“范式”为标准,还是以拉卡托斯(Lakatos)的“硬核”为指标,中国都已经形成了旅游学术共同体。^[4]

20 世纪 90 年代,因涉及内容广泛、形式丰富、吸引力强,文化旅游成为旅游产业中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全球创意产业的兴起也大幅度地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文化旅游在逐渐细化的学科建构中成为旅游学科的一个分支。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被公认为第一个详细阐述文化概念的学者。他将文化旅游解释为:“文化旅游,就是通过旅游去观察,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去亲身体验那种留在人类记忆中的、但已经是消失了的的生活方式。”^{[5]106}在我国,最早使用“文化旅游”概念的是魏小安,他的《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一文强调了旅游业的文化特点,但并未对文化旅游做出明确定义。^[6]

“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是一对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实“旅游文化”是相对于“旅游经济”提出的,旨在强调旅游活动的文化属性。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旅游”兴起之后,不管是学术研究论文还是社会新闻类文章,标题为“文化旅游”实际讨论“旅游文化”,或标题为“旅游文化”而通篇讲述“文化旅游”的现象比比皆是。值得庆幸的是,清醒者诸如马波、徐菊凤、卢俊莉、韩一武等均曾著文论证二者的区别,提醒学界对这一乱象予以警惕。

三、文化旅游概念的分类

近几十年来,文化旅游不断被重新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综合国内外众多观点,基本上可以将文化旅游研究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将旅游活动及相关活动都纳入文化旅游的框架。麦金托什对文化旅游概念的定义就是一种。国内学者也有人提出:旅游产品本身属于文化消费品的范畴,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既是一种经济运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创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旅游活动都可视为文化旅游。^[7]

其二,将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商品或一种意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旅游是供给者为需求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所游览国(地区)文化的一方面或诸方面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产品,如历史文化旅游、文学旅游、民俗文化旅游等。“文化旅游是指旅游产品的提供者为消费者提供的以学习、研究考察所游览(地区)文化的一方面,或诸方面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产品”^[8],“文化旅游既不是一种无形的服务,也不是一次经历,它是一种意识、一种思维、一种方法”^[9]。

其三,侧重于界定旅游动机及其关联现象。世界旅游组织认为文化旅游是为了满足个体的各种需求或出于文化动机而参与的活动,如研究性旅行、艺术表演、文化旅行、参观历史遗迹、宗教朝圣旅行、节日和其他文化事件旅行。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将文化旅游定义为人们为了获得和满足文化需求而离开自身日常居住地,前往文化景观所在地/文化吸引物所在地的非营利性活动。^{[10]8}

其四,旅游者受异地异质文化的吸引,对社会遗产和地方特色意义的体验。例如,文化旅游就是旅游者去涉足、接触、观赏、体验异质文化及其环境氛围的过程。这一行为过程的文化性质,是对异地文化及其环境氛围的憧憬、遐想等的文化介入冲动所导致的文化需求的满足。^{[11]3-4}

除了以上四类,还有人认为文化旅游相当于民俗旅游,文化旅游是以人文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文化旅游是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活动等于一体的大旅游活动等观点。^{[12]3}

在我国,主流看法强调,在文化旅游中,文化是旅游之灵魂,旅游是文化之载体,文化旅游的发展主要依靠对文化资源的挖掘。截至目前,因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切入的角度不同,学界对文化旅游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文化旅游尚未明确的边际界限以及其丰富的含义使得其研究范畴和类型极为多样化。据统计,文化旅游研究涉及人类学、文化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系统科学、心理学、

地理学、营销学、运筹学、美学等12个学科。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可直接归属于文化旅游研究,如关于遗产、民族、博物馆、艺术、文学作品、民俗、历史等的研究;另一类属文化旅游与其他专项旅游的交叉领域研究,如关于宗教、事件、乡村、城市、生态、饮食、体育等的研究。^[13]当前文化旅游研究的方法论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哲学方法论。包括经验-分析方法论、历史-解释方法论、规范-批判方法论。其二,一般具体科学方法论。包括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归纳、描述性研究、试验方法、直接数据、自述数据、质的研究。^[14]

四、结语

在大力提倡促进文化旅游融合的当下,我国文化旅游要借此东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升级和结构转型,为人民带来更丰富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食粮,既离不开政策鼓励与引导,也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支撑与维系。从这一点来看,梳理文化旅游谱系,对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大有必要,对于指导实际性的产业操作大有必要。

如上所述,尽管文化旅游的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看似极为丰富,但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外延尚未明晰,研究文化旅游的范式也未统一,系统梳理、推进文化旅游的理论建构,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成,李继红,明庆忠.论旅游地理学学科的研究历程[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15(6):41-44.
- [2] 曹诗图,郑宇飞,黄蓉.旅游概念的哲学辨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4):71-74.
- [3] 特来布.旅游哲学:从现象到本质[M].赖坤,张晓鸣,李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4] 戴斌,周晓歌,夏少颜.论当代旅游发展理论的构建:理念、框架与要点[J].旅游学刊,2012(3):11-17.
- [5] 麦金托什,格波特.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M].蒲红,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
- [6] 魏小安.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J].旅游论丛,1987(2):18.
- [7] 李顺.对我国文化旅游开发的几点思考[J].天津市职工现代企业管理学院学报,2004(4):5-6.
- [8] 蒙吉军,崔凤军.北京市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1):139-143.
- [9] 郭丽华.略论“文化旅游”[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42-45.
- [10] 马静.旅游者跨文化旅游行为比较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1.
- [11] 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理论、战略、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 [12] 骆高远.中国文化旅游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13] 朱梅,魏向东.国内外文化旅游研究比较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14(9):1262-1278.
- [14] 吴必虎,张骁鸣.旅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J].旅游学刊,2016(10):16-18.

(责任编辑 周军伟)